

楚人尚鐘 禮樂興霸業

融貫長江黃河文化
昇華西周宮廷音律

1978年的中國，有兩件大事令世界矚目：其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巨人以改革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其二，曾侯乙編鐘從湖北隨州擂鼓墩出土，塵封2,400餘年，堪稱世界第八大奇跡。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35年後的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了，中國又站上新的改革轉折點，而湖北隨州葉家山曾侯墓再有驚人消息傳來，考古專家從中發掘出比曾侯乙編鐘尚早500年的5件西周早期編鐘。

湖北為何頻頻發現編鐘？古編鐘呈現出湖北怎樣的歷史？古編鐘又如何奏響中華文化的千年音符？且聽中國音樂考古權威專家、武漢音樂學院副院長李幼平為您解讀——

■實習記者 梁珊珊 記者 鄒珍貴、俞鯤 湖北報道

■曾侯乙編鐘音域寬廣、音色優美，可旋宮轉調，堪稱「絕世珍品」。



■考古學專家、武漢音樂學院副院長李幼平。

128個音，那年8月1日建軍節，考古專家們現場用2,400餘年前的編鐘為遺址所在的解放軍部隊戰士敲響第一首樂曲，完美的樂音令人震驚。

失傳兩千餘年 編鐘音超鋼琴

64枚鐘，128個音，學界把它稱為「一鐘雙音」。古人巧奪天工的設計失傳2,000餘年，直到曾侯乙編鐘出土才重見天日，過程中不乏曲折。

1957年，河南信陽長台關一座戰國楚墓中出土一套銅編鐘，由它們所演奏的《東方紅》樂曲後來被裝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

號」，於1970年4月24日進入太空。當時樂曲由7個音演奏，但編鐘只能奏出6個音，專家不得不在鐘體上的另外一處敲擊得到這個所需的音。

到了1975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專家黃翔鵬在實踐中發現一個編鐘能敲出兩個不同的音，認為這不是簡單的巧合，編鐘可能存在「一鐘雙音」的現象，他為此專門寫作了上下兩篇論文。但黃翔鵬的老師、中國20世紀音樂史的泰斗楊蔭瀏先生對此並不認同，他研究了一輩子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沒有一句話提到過「一鐘雙音」，他認為黃翔鵬一個年輕人想靠奇談怪論成名成家，於是黃翔鵬的論文發表了上篇，下篇將要發表時被老師攔了下來。

幸而3年後曾侯乙編鐘的出土為黃翔鵬解了圍，也給中國音樂史拉開了新的一頁。曾侯乙編鐘內，每個鐘的鐘體上都發現有銘文，甚至懸掛編鐘的架子上也有文字，它猶如一本音樂備忘錄，每個鐘的音高，在不同的調上發什麼

音都被標註出來。這套鐘上的銘文清清楚楚標出，中間敲一個音，旁邊再敲一個音，它們以事實解開人們的疑問，兩千多年失傳的歷史現象再度出現在人們視野中。

鑄造巧分厚薄 一鐘可擊雙音

專家對曾侯乙編鐘的研究證實，2,500年前的古人已經認識了音高的變化，找到了打磨位置與聲音變化的規律，可以人為地控制音高。在鑄造編鐘時如果一開始鑄造得很厚，耗銅很多，再打磨變薄，這不符合節約型社會的特徵，他們選擇先鑄造薄一點，然後在需要的地方貼上一塊銅材料，形成局部厚度，達到改變音高的目的。

直到今天，李幼平依然認為這套鐘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因為他相信曾侯乙編鐘是中國青銅文化達到巔峰的產物，自後進入鐵器時代，編鐘背後的社會歷史發展背景已經消失。

楚習兼容周禮 成就燦爛文明

在曾侯乙編鐘出土35周年之際，葉家山墓葬開挖出比曾侯乙墓早約500年的5枚編鐘，隨州這個「編鐘之鄉」，再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隨棗走廊 承南接北

中國古編鐘最早的年代紀錄總是在湖北隨州被刷新，並非偶然。隨州是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兩地文明的交會之地。西周時期，周文化在黃河，楚文化在長江。在古代黃河流域的文化從北往南走，經過南陽盆地，再經過棗陽、隨州，即所謂的隨棗走廊，進入到漢水，到達江漢平原，可以說，長江文化同黃河文化最關鍵的結合點就在隨州。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使

得荆楚之地成為南北文化交融的集散地。中國文化的核心在楚文化，楚文化的核心在湖北，而湖北文化的核心在江漢平原。

西周王姓為「姬」，早期的隨國同是姬姓，文獻中記載，「漢陽諸姬隨為大」，在淮水上游和漢水中游地帶的姬姓諸侯國裡，隨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形象一點說，隨國是周朝派駐管理江漢平原的侯國，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就是由周朝政權派來掌管楚地的王室。

文化活力 鼎盛根基

編鐘樂曲屬金石之樂，是用於宮廷祭祀等場合的禮儀音樂，編鐘規模和數量象徵權力和等級，這也解釋了曾侯乙墓中存有大規模

的編鐘陪葬品的原因，鐘象徵着黃河流域文化的正統，象徵着禮儀，楚人尚鐘，作為原住民的楚人起初很落後，楚國比隨國弱小，但楚人從隨國吸收融合北方文化，尤其是其中法制、禮制的內容。楚人猶如好學勤奮且具有天分的求學者，雖有過筆路藍縷的狼狽，但在學習中不斷成長發展，最終實現了對老師的超越。

楚人把現實主義同原始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體系。不管是今天的湖北，還是過去的楚國，文化的騰飛、民族的富強都是一種文化交流的結果，正是這種文化的交融，提供給楚文化源源不斷的活力，並最終推動楚國走向鼎盛。

曾侯乙——政治音樂家 變通求最佳

「傳統是一條河」，黃翔鵬先生的第一本論文集以此命名，意在說明文化的影響是不可以輕易被攔腰切斷的。楚文化最偉大之處在於變通。都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精明從幾千年前的編鐘身上就可窺見一二。

規矩內尋突破 不失禮奏好音

在周禮中，編鐘編磬作為禮器，使用時有嚴格規定，王可以四面懸鐘，而諸侯僅可三面懸，以下官員再依次遞減。如有不遵，就是違禮，將要遭諸侯討伐。曾侯乙墓編鐘和編磬的組合就是典型的三面懸。

通過編鐘，可以窺見相隔2,400餘年的曾侯乙其人：他把北方中原地區的現實主義和南方楚文化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在規矩之內實現了突破。周禮規定編鐘禮器三面懸，但沒有規定每面懸幾層，結果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就有三層，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九頭鳥」的聰明就表現在這裡。既沒有失禮，又能演奏出最好的音樂，曾侯乙不僅是個偉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音樂家，他能夠在政治和禮制的約束之下，將完美的音樂呈現出來。

西周的中原人墨守成規，楚地的南方人生性浪漫。只有在南北交通之地，既了解北方的規矩，又能夠具備南方的變通思維的人，才會用這樣一種形式去呈現音樂，所以才有了偉大的曾侯乙。雖然曾侯乙並不是地道的楚人，但他在規則內尋找突破的做法，猶如帶着鏢鏢舞蹈，帶給世人無限的驚艷。而曾侯乙的這份機智，在湖北人身上投射了深深的影子，這也是湖北脫困奮起的方向。

啟迪今日湖北 實現中部崛起

今天湖北的發展局面就猶如曾侯乙的「三面定則」，雖然餘地有限，但並非沒有發展突破的機遇。李幼平評論說，「你拿着中央的政策，東部開發已經搞過，西部開發也已經搞過，剩下中部要崛起，不東不西不是個東西，留給湖北的空間很有限，這條路並不好走。」李幼平坦言，湖北的突破仍要在文化的變通上下功夫，有文化的發展才有智慧的變化，才有經濟的發展。

編鐘未來：飛出館藏 走向世界

古樸的樣式，渾厚的音色，悠久的歲月使之暈染上令人沉醉的神秘感，編鐘似乎天生屬於古老的東方文明，而與摩登快節奏的西方有幾格格不入。現在想一睹曾侯乙編鐘的真容，只能前往位於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不過李幼平卻一直致力於將編鐘推廣到海外，期待這種古老樂器在異域他鄉奏出它的動人樂章。

孔院無「樂」不成「禮」

李幼平求學足跡遍佈中、美、歐，作為一個

文化學者，編鐘古樂的推廣過程讓他仔細審視不同國家文化之間的差異。李幼平看重的平台是遍佈全球的孔子學院，他希望讓每個區域都能有一組自己的編鐘，讓人更生動地感受到禮樂文化。然而他發現，孔子學院在向外國人推介中華文化孔孟之道時，只講禮不講樂，「就好像少了一條腿，文化中缺了一大半。」

「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中國傳統文化中禮樂不分家，行禮時必須要有音樂。「要有什麼音樂呢，必須是編鐘敲出的音

樂」，李幼平解釋說，鐘磬用於禮儀活動，絲竹樂用於娛樂。孔子學院的文化推廣是一個過程，開始時可能只是在於推廣漢語和一些基本的禮儀，但是講到文化層面時，樂的推廣是不可或缺的。「懂禮的人是智者，比懂禮的人更高級別是懂樂的人，在當時一個樂者是具備最高修養的人。」

改良編鐘合奏交響樂

「我希望把編鐘帶到世界各地，讓人們了解編鐘，同時聽到它美妙的演奏。」李幼平說，中國的孔子學院遍佈世界各地，這是個推廣傳統文化的絕佳平台，如果讓每個區域

都能有一組自己的編鐘，則能讓人更生動地感受到禮樂文化。

李幼平認為文化要發展，古老的東西需要繼承，但是不能一成不變，而是應該轉換為現在人們需要的且能夠接受的東西。「現在正在做一套鐘，外形還是傳統的合瓦形，但是音高則按照現在的十二平均律來設計，這樣就可以同交響樂隊合奏。」

李幼平說，全球大部分的音樂廳都會擺放西方樂器管風琴，而武漢音樂學院則受此啟發，將一套完整的100枚編鐘擺放在自己的音樂廳中，成為中國第一個編鐘音樂廳，編鐘這一古老樂器又回歸到了生活。



■隨州擂鼓墩曾侯乙編鐘發掘現場。



■湖北省博物館珍藏的曾侯乙編鐘。



■隨州葉家山今年出土的編鐘，比曾侯乙編鐘推前500年。



■今年7月，隨州葉家山兩座最大古墓挖掘現場。